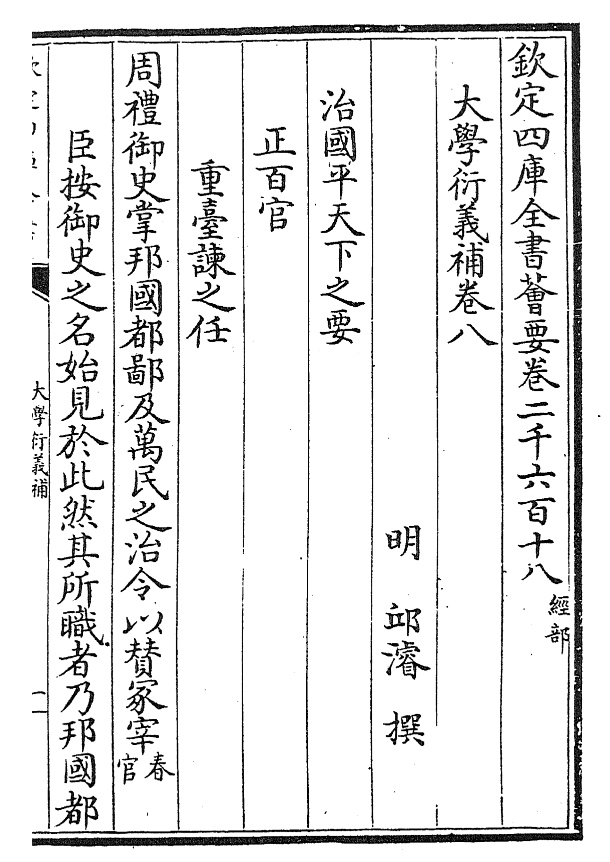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八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賛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之名始見於此然其所職者乃邦國都

鄙之治令以替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則

專以司糾察之任名雖同而其制則異也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盖掌賛書而授法令非

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

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

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

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臺之始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

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

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書省而御史臺之職專掌糾察不得與之並列我朝罷中書省而以政權分屬六部而都察院之設品級與六部同其權視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

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祖宗設都御史六員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寃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湖廣曰山東曰河南曰山西曰陜西曰廣東曰廣

西曰四川曰雲南曰貴州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衛并直隷府衛則分隷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廵按郡縣是則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

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如吏部屬則曰吏部文選清吏司兵部屬則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類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胡寅曰武后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興姦慝來

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譖愬所望以明毁譽所頼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怒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既以風聞多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寃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

臣按後世臺諫風聞言事始此前此未有也有之始自武氏宋人因按以為故事而説者遂以此為

委任臺諫之專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許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輙加以惡聲是豈忠厚誠實之道哉夫有是實而後可加以是名有是罪而後可施以是刑苟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即形之奏牘寘于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為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掜求細事盖恐言事者假此以報

復私讐中傷善類汗衊正人深合聖人至誠治天

下之旨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

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懲姦慝亦然

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臣按睿宗此言可以為世主任用風憲之法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

笑語諠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李勉

朝廷始尊

穆宗時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侍御史温造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設所以為朝廷非為其人也既授之以是職必假之以是權彼持其權以舉厥職則人知所嚴憚而不敢為惡其為朝廷之益大矣唐人有言御史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

聦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有姦

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滅矣可以自朝廷至

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觀於此言則知古人

設官之意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臣按宋朝切責御史以舉其職其嚴如此盖惟恐

其不言也上之所以責之於其下者必欲其言如

此居是職者雖欲緘默不言不可得矣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徳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

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

臣按宋二臣之言可見御史責任之重且難如此為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然後為能舉其職不然則於是職有愧矣由是觀之則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於言論見之章疏者乃其職分之所當為非好為是以求名也以上臺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地官

臣按官以保為名而職以諫惡為事蓋欲其陳王之過失以保佑王之躬輔之翼之以歸諸道也自周人有是官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員其名雖異而制則同也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為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

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臣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諫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書省并其所謂諫官者不復置焉惟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政而兼以言責付之

秦始置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准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為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

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朝始分為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

而寓隐然專責之意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相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以為臣其亦庶乎其近

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争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之而逐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竊以謂唐宋之制與今不同前代宰相行事諫官無由得知今則六部之事無一不經於六科則雖不必隨大臣入閣議事當其章疏初入之時制敕始出之際則固可以先事而諫矣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才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不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按李絳此言非但以破憸人之謀亦使其君知諫臣之難也如此憲宗聞其言即知諫之為益此其所以為唐令主後世稱治者必宗之歟

宋歐陽修曰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

司馬光曰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

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諫官雖無定職然祖宗設立六科實以言責付之凡內而百司外而藩郡應有封章無有不經由者矧列署內庭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顏上無所於屬下有所分理歐陽修所謂爭是非於殿陛之間今雖無此比至於司馬光所謂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則今猶古也然則是職也亦豈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謂擇

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諫官則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無所鈌矣以上諫官

蔡襄告其君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陛下深憂政教未孚賞罰未明羣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羣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説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聰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己過發己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說以誑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說以至於屏棄正言疎遠正人以馴致於危亡之地者多矣聽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當歟否歟己之過有歟無歟彼之言果當用之而有益於國則其得敢言之名進顯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豈謂好哉己之過果有焉因之而不陷於惡則彼有進忠之益而我有從諫

之美乃所謂善補過也豈謂彰哉以是而反求於心則知其言真有益於已雖無益焉亦未必有損也為人上者惟恐其臣之不好名不好進吾不得以聞其過而改之耳尚何咎之有哉

蘇軾言於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甞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闗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令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

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

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天下豈不殆哉

臣所謂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臣按蘇軾此言以為朝廷之紀綱專在於臺諫蓋有見之言也有志立紀綱以正朝廷安天下者尚念之哉

呂祖謙曰天子以一身之微處法宮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於是設為耳目之官以司風憲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聰恃其明舉天下之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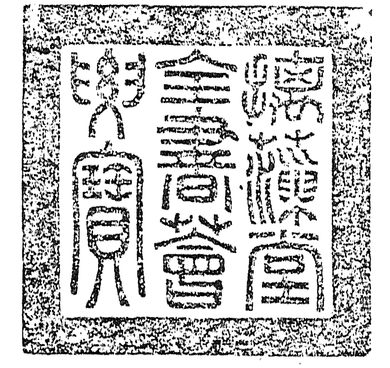
不聞而見之漢宣之時蕭望之遷諫議出補郡守則亦民之師帥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諫官以補郡守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蓋朝無諍臣則不知過以是知臺諫之選不容少緩

臣按臺諫之任非素禀剛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禀性剛正者恒少間有一二或訥於言辭或短於章疏求其稱是任者蓋甚難也幸而得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遷之於外此望之所以有憂

未忘本之論也雖然爲官擇人遷而用之固猶可也不幸而有姦邪小人處乎當道惡其剛正不隱或至發已之陰私假遷除以去之亦或有矣有志於求諫者不可不知以上總論臺諫

以上論重臺諫之任

大學衍義補卷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閻學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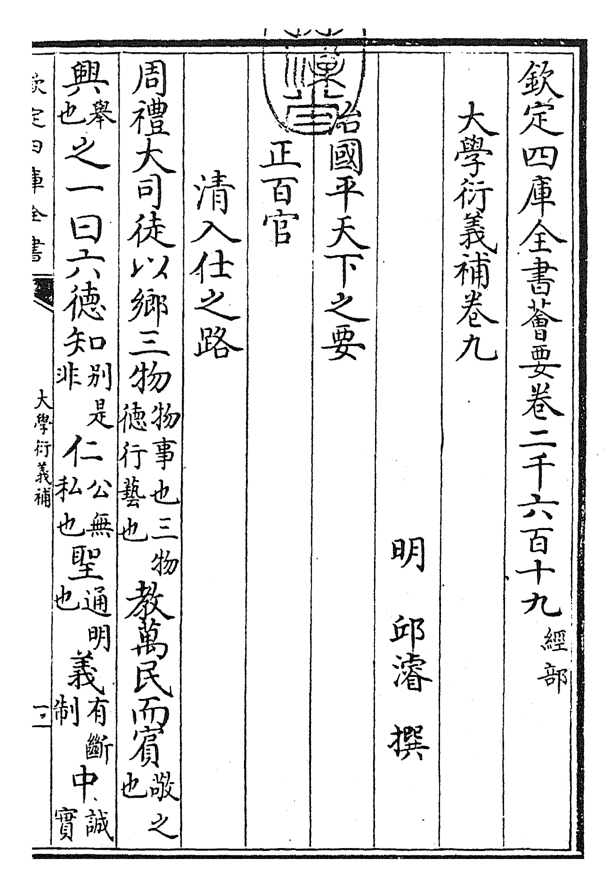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清入仕之路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藝也教萬民而賓敬之也興舉也之一曰六德知別是非仁公無私也聖通明也義有斷制中誠實

也和無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於兄弟睦親其九族婣親其外親任信於朋友恤振於貧乏三曰六藝禮禮有五樂樂有五射射有五御御有五書書有六數數有九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謂州長以下與其衆寡謂無多少以禮謂行鄉飲酒禮謂禮賔之以賔客之禮敬之也厥明明日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掌宗廟之寶藏者内史貳之書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則奉大司徒之教而興舉之也其教云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德存於心不可見故攷其行藝而書之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為族族有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為黨黨有正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州長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三千五百家為鄉鄉有大

夫則於三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為賢通夫六藝之道而為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於是鄉老及鄉大夫帥肾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飲之禮用賔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册之中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謂之賔者以賔禮敬之而不敢忽也雖然豈但賔於鄉而已哉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則在天子亦賔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時賢

能之書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貴亦且屈萬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豈非賢才之生乃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乎

王制命鄉論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選擇而用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之謂升於司徒者不征征謂徭役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

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臣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學所教之士大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則謂之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選而用之則不給傜役於鄉矣選士之中有不安於小成者司徒又論而升之國學則雖司徒之傜役亦不給矣此二

等皆謂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由俊士而為造士是國學所進者則進之於大樂正大樂正於是乎論其秀頴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大司馬馬是之謂進士也既為進士則大司馬辨論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舉其賢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論然後授之以官或以為司士或以為內史之類所謂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後予之以爵或以為士為大

夫而進至於卿所謂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後頒之以祿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之也此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謂進士者盖以其成材將進於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士不復此制而亦以進士名其原盖出於此其名雖同而其所以進之之實則不同也

漢高祖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

主不交故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郡守自為勸勉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發覺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臣按賢良極諫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臣按鄉舉里選之法後世所以不可行者蓋人情日偽敢於為私以相欺公於為黨以相蔽苟無試驗之方防察之政糾舉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則情偽日滋而賢否不復可辨矣仲舒

所謂歲貢之法貢其吏明之賢者爾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今貢者試不中有罰俸之比而無賞然亦姑應故事而已誠能振舉祖宗之法而加嚴於學校之教提調之罰考試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計謂上計計薄也偕謂每歲郡國有上計之吏命與俱來也

臣按今世科舉初場試士以五經四書即此習先聖之術終場策士以時務即此明當世之務鄉貢舉人赴禮部者給脚力廪給即此續食計偕

元朔元年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

賢衆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出爵削地畢矣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適謂得其人

臣按漢世去古未遠而賢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

肯自衒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為之駕而縣次續食俾與計偕其不肯出者既懸賞以招人之薦又嚴法以罪人之不薦雖無賔興拜受之禮尤存好賢敬士之心後世嚴繆舉之罰而限其途轍者則有之矣未聞有不舉之罰而責其薦揚者也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二千石

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臣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槩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賢良孝廉舉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補國學似今之歲貢其察舉考試之實不同而其取士大畧則相類也

孝武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

射策甲科為郎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内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災異舉士之始其後日食星隕輙行之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舉士之始其後或遣諫議大

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舉茂才特立淳厚直

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始詔三公光禄勲御史司隷州牧歲舉茂材

臣按前此舉士無常時至此始歲一舉

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臣按明經之科始見於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而以本處人充

俾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吏部凴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據閥閱不辨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歷晉南北朝至隋選舉之法皆用之至開皇中方罷

晉武帝詔州郡舉秀異之才

劉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

隋始置進士科

臣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蓋始專以文辭試士

也夫三代以前鄉舉里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為本漢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所舉秀孝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為終身之累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諜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雖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為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為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殿前試士自此始

臣按此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臣按此下第舉人入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上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觀其才技而用之庶使田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歷代科目得人惟宋為盛蓋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後天下士子爭趨向之故也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藴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

求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屢下詔書
戒飭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習
為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抑之
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修然自是文體亦少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蓋科
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代輔
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

其能文而已盖將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藴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將藉之以輔君澤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説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會夫東晉末以文取士所謂文者出於衆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况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為業者其

所關係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飭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幹旋之柄則文辭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嗚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為常制至今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

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閒不容無賢爾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除去聲韻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

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攷其義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為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用已説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無是理然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

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及其所謂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學者習科舉之弊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逺也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

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
空言矣他日出而為國家用其為補益蓋亦不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於唐武后時宋初沿之然皆試
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時蘇
軾為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
擬一道以進大畧謂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
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今始

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噫觀軾茲言則知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虚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國勢之興衰實關于此識治體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筆付知舉杜範曰朕旁簡儒彦俾典文衡凡爾攸司宜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為能

毋以浮薄險怪為尚叅稽互考優劣自分庶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輙下詔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於文辭之浮雅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於氣化之盛衰也蘇軾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

之風臣於今日亦然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思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

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已意有司命題必依章

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為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也我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

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四書義主朱氏集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

以陳澔集説焉初場以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用十二日試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减其二道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説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雖不盡

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絶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於千萬年而無弊矣

本朝科舉叅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辭諸科一切罷惟有進士一科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

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令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鐫定額兩京十二藩貴州雲南附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數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鐫定比

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試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

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句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其綱領體要處反忽畧焉以此科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

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
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嘆也已然以科額
有定數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倣效成風策
學殆廢閒有一二有策學者又以前場不稱畧不
經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豈不以是哉其錄出以
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淺拘泥纏繞不厭士心錄
一出議論紛然其所謂主意之說尤為乖繆凡其
所命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意殊不知聖經深遠

非一人之見所能盡理茍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己之同哉士子志於必得謂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將聖經賢傳之旨旁求曲説牽綴遷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獨壞士習其為聖經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題士子主此以為文今日為士子既以此進身異日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謂繆種流傳今日時文之弊殆類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試為然而提學憲臣之小試殆

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用是經書題目愈多學者資禀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統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子親筆有司稍加潤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舉子無一言於其間殊非設科之本意若夫考試之官兩京及會試皆出自朝命鄉試則方面官先期訪請洪武以來惟有學者是用不問是何官職雖儒士亦在所聘後

乃有建言專用教官者其所禮聘無非方面之親私率多新進士少能持守一惟監臨官是聽內外之權悉歸御史凡科場中出題刻文閱卷取人皆一人專之所謂彌封謄錄殆成虚設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絶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涖其事爾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廵按御史為監臨官者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

爾今宜敕有司凡科場條貫必復祖宗之舊所命
題必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
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為士子程式也
非用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為程式者則刻無則否
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闕繁
冗稍加筆削可也經書題目無甚凶惡字面不必
迴避初場經義四條以通三條書義三條以通二
條為合格否則不取五策問目通以十事為率非

通五以上不在取數會試則本數不足取別數足之鄉試則此經不足足以他經凡解額惟限之不許過數苟無足取者寧欠無足通場全無然後短中求長取以備數如此則科目所得者皆通經學古之士而適於世用矣吏乞申明舊制在外鄉試俱照會試及兩京例不設監臨官其巡按御史止於科場外嚴加糾察士子欲入場者專委提學憲臣考驗而亦不許他官小試凡百執事不許用進

士舉人出身人員恐有夤緣作弊臨晚給燭雖唐宋故事然今科場代筆換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給燭而取減塲先期聘考試官必詳加詢訪不許狥私濫舉許御史糾治惟有學行譽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職見任致事仍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

以授提調監試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拆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祖宗之舊矣又考會試舉人往時入場者極多不過二千人今則積多已踰四千矣切恐數科之後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數竊考宋歐陽修作禮部唱和詩序謂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場至

二十日以後揭曉不過十餘日卷多日少恐不能無遺才請下禮部議寛其日限而移殿試于三月望日庶幾考試者日力有餘得以盡其心力精詳文理以為國家求才以上科舉

漢武帝時太常孔臧等議請太常博士置弟子復其身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一歲皆輙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輙以名聞

臣按此太學生入仕之始夫自漢置博士弟子試通一藝者補以官其後唐人有學館生徒之設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歲貢生員禮部奏於奉天門下試中送國子監肄業循資送吏部選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為重亦多得人此學校歲貢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五曰府主蓄藏文書及器物者六曰

史（理文辭述事者）七曰胥（治文書之次叙謂才智為什長者）八曰徒（趨走以應呼召者）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員也所謂庶人之在官者與下士同祿是已是時未有進試之階至秦棄儒崇吏漢因之始有試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溫舒為縣獄吏丙吉為魯獄吏龔勝為郡吏趙禹為佐史之類則是吏員入官其來久矣本朝入仕之途於科目監生之外有吏員凡在外藩憲衛府州縣任自辟舉以六年或三年為滿限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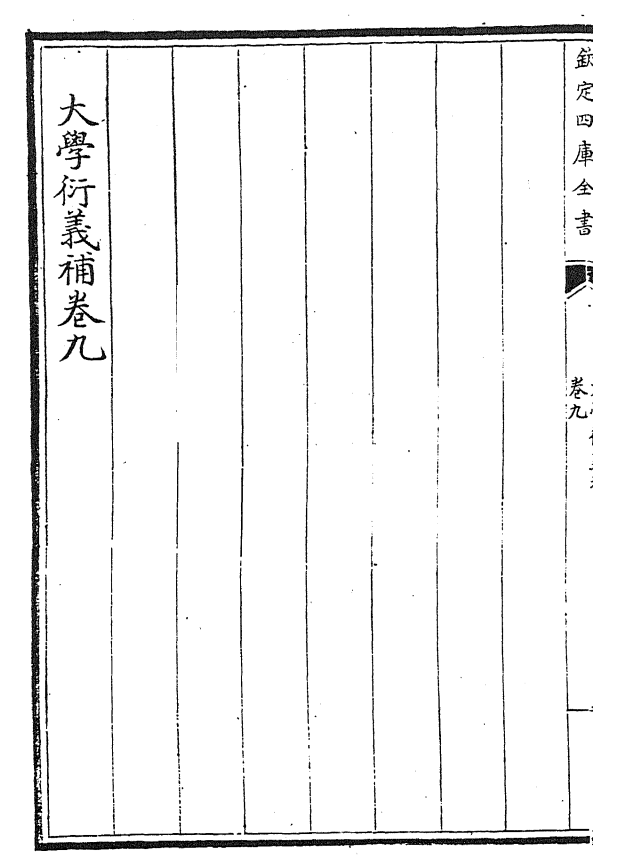
部分撥在内諸司以三年為考依資格叙用此吏員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選舉之制比漢唐宋為省科舉之外止有監學歴仕吏員資次二途以為常選其他如經明行脩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童子之類皆興廢不常惟任子祖宗雖有定數然皆出自恩典或與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孫入監方有定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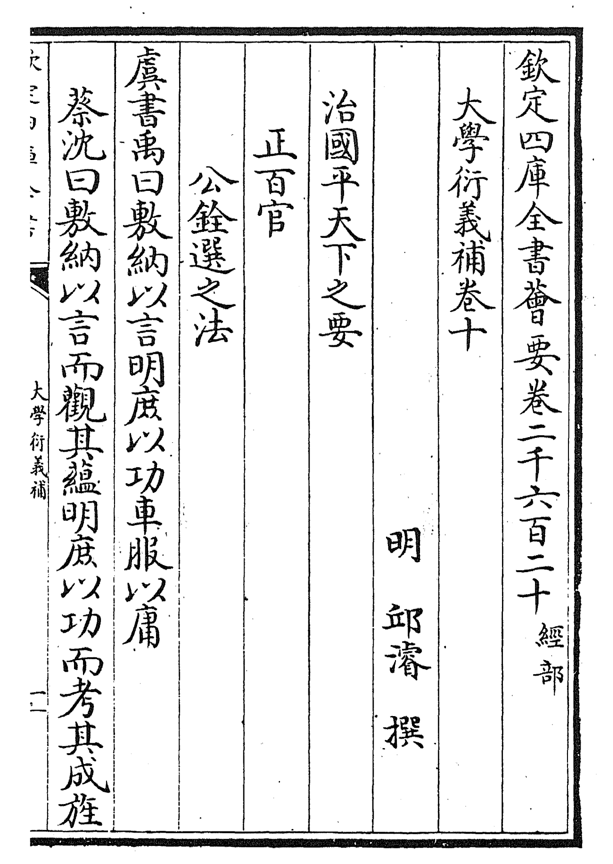
故臣於入仕之路獨詳進士之科而兼及監生吏員者以當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竊惟本朝雖大封拜百官亦未嘗具服拜賀惟於策士傳臚之後羣臣致辭慶賀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由是觀之則祖宗所恃以求賢輔治之具誠莫先於進士一科是以百年以來凡明治體建功業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

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宋人亦言豪傑之士由之而進夫唐宋取士以詩賦多文而少實尚足以得一時之豪傑以為名臣況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經語孟之文用濂洛關閩之說即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者也為士者誠專心於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擇而謹取之必名實相符文質相稱然後得預斯選焉其

所得之人才當不止於唐宋而已也



大學衍義補卷九



大學衍義補卷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公銓選之法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蔡沈曰敷納以言而觀其藴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

能命德以厚其報

臣按試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謂言者禮記所謂或以言揚是也所謂功者禮記所謂或以事舉是也進人不以言則無以知其所有之藴試人不以功則無以驗其所行之實蘓軾曰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是則以言功為用人之法其來尚矣

臯陶曰翕合也受敷布也施九德即上文寛而栗以下九事也咸事俊乂

在官百僚師師相師法也百工惟時及時趨事

蔡沈曰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人其總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則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所以有多有寡也人君則隨其多寡合而受之既受

之矣由是隨其大小長短施而用之因才授任或以為大夫或以為諸侯如是則一德有一德之用有其三者為大夫有其六者為諸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長而咸事其事矣九德咸事則在官者無非俊乂之士是以寮寀相聯更相師法職任並列爭相趨赴蔡氏所謂唐虞之朝下無遺才上無廢事夫豈虛言哉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謂所治之事以辨

邦治八曰官計以弊斷也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有罪則廢有行則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俸也位爵也以馭其士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有德者進用之四曰使能有才者役使之七曰達吏吏謂在下位者達謂進之于上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羣臣之名皆書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損益謂黜陟也其數有多寡每歲登之下之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

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臣按王制曰司馬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士司馬之屬官也故凡士之進於司馬者皆司士掌其名數之版版猶今之文册也每歲之間其人或損或益其數有多有寡益而多則登之損而寡則下之辨其年齒之壯老著其歷任之久近大夫以上所謂貴也士以下所謂賤也咸於是乎辨

焉與夫天下之邦國都家縣邑設官之數幾何內外之卿大夫士庶子其任用之數幾何皆司士之所掌以告于王而治之者也今制則屬之吏部文選所掌者即其事焉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則一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盖未有資格

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臣按兩漢銓選之法大要如此是時猶未有資格也

北朝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

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夫抱關者啓閉必以時擊柝者晨夕必有節為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為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

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庸繆姦凶之人相為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

貫而進何不可之有故善為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臣按資格之說始於崔亮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嗚呼亮為此格豈但魏之失人哉自有此格以來世世用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有用之才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澤是皆亮作俑之尤也胡寅之言明白詳盡有志于求才致治者尚鑒茲哉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為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為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徳行徳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臣按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

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不能為也但其用駢儷語為拘耳若其於身必取其豐偉於言必取其辯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

臣按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

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面官皆具職名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則先定其職任然後

奏聞亦唐制也

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

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勢有内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内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使不至於偏重外有治效擢之内職内有實績擢之外任如是則内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崔琳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表以為陛下

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職臣有臣之職君之職在乎任人臣之職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則是君行臣職矣君行臣職則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慮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給本欲以防一人之姦而適足以長百姦本欲以虞一事之廢而

適足以致百廢是故人君為治有一事則設一官用一官則司一事分曹而異局委任以責成蓋以任之也專則其志不分於他務責之也切則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於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無不治而功無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況夫求賢審官尤出治之要務烏可信人言任已私而不責成於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銓法散任於十人專任乎一已而不信用有司吳兢

謂非推誠感物之道臣亦謂非為君任人之法也

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蕭嵩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方正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資例如故

臣按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為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其為法也一付之無心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于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

之所以刓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

德宗時協律郎沈既濟言於其君曰近世爵禄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禄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禄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歴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

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

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胡寅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盖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

亦不能知人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陸贄言於其君德宗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勝是惟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

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辟僚屬之
明驗也後世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
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重之道益
微進善之途漸隘每須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則求精太
過有急則備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陳求賢審官
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
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
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

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内具開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閲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即此義也又曰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閲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詳擇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柬僚屬所柬既

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闒茸之責况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絶徼求

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甲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賔于周行旣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内無遺士矣

胡寅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陸贄此言蓋欲長官各舉其屬然後付宰臣叙進之也夫長官得其人則誠足以得人矣茍非其人恐不免有偏溺請屬之私是故其要尤在於

叙進者之得其人也必其舉而不必其用寓賞罰之柄於其閒斯善矣

宋制凡入試有貢舉奏廕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内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

選流内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臣按宋銓選之法大畧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我朝文選則主於吏部武選則主於兵部自立國以來至於今日未甞有所更易可謂一代之定法也

太祖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付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慮銓衡止憑資歴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臣按宋太祖此舉可謂得操縱之法人君誠能於常選之中不時拔擢非獨人才無所淹沈而銓司亦知所憚而不敢不盡心也

自眞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廼特詔曰國家覈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為差擬率以為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為無益廼罷神宗熈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歳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義法官同

銓曹撰式考試第爲三等上等免選注官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銓試亦用身言書判至熈寧四年始定銓試之制守選者試斷案即令試行移之比試律義即令試招擬之比試經義即令試論策之比然是時既試矣而又用人保舉歲試止於二月八月今制則循資序以進用歲凡六選至臨選

時乃試焉臣竊以為國家用人教養之於先而任用之於後苟當進用之初而無銓試之法則何以知其中之所藴才之所宜而較量以任用之哉我朝銓試之法大畧似宋往者專考文移設為假如以試之以觀其判斷處置其後或試策或試論又以觀其學問才識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優於文學或長於政事取其所長皆可任用臣請兼夫三者而並試之論策文移三者俱通為上

通二者爲中通一者爲次中俱不通者爲下既試之矣然所試者其人品髙下才識能否未必皆稱其所缺之員故凡遇内外官有缺銓曹必須依次排比申達卿佐須爲校量總會其當銓之官必所試之人其才與官相稱然後銓注宜於一歲之間每季之首循其資次豫集應選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試之不待臨選始試恐取其一日之長其中有僥倖假代者也其所試之題或論

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斷詞訟處置事宜問擬罪名催徵錢糧禁革姦弊之類俱依行移體式立為案卷或申呈或關牒或具本或出牓或作招擬彈章不拘定時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屬為監試等名目集監生而試之彌封巡監一如科試既試將所試卷批號等第附卷凡入選監生必須五試然後入選臨選之日又必並試三題通以前累試者較之上等為京朝府貳州守之職中等為縣正府倅之職次中善於論策者為閑散之職善於行移者為煩劇之職下

者為流外冗雜之職如此則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蘇軾言於其君曰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

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嚣嚣者以為不可是烏足𨚫哉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涖官之所得而為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闕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

待一官之闕不止三人也將因其故而不問歟則人才日積愈多及其資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務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難矣如一切汰而擇之則彼奔走仕途多歷年歲歸無生計以度餘生往往至於顛連失所況彼之所以衰老皆限於吾之資級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蘇軾所謂彼雖有言亦不足畏嗚呼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無告伊尹一

夫不獲以為已辜況士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於衰老而又棄之是豈盛世之事乎為今之計必須調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失所之嘆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歲貢曰科舉歲貢之法每歲學校貢生員赴禮部試中補國子監生府學歲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以食廩先後為次則在學校者已有資格也科舉則每三年一開科中

鄉試者赴禮部中試則授以官不中者送監肄業以俟下舉屢不第者亦以監生資次入仕科舉有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人才適足以相當而無甚有餘不足之數洪武永樂以來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蓋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憫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開四十五歲入監之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

等名目是於科貢之外別開岐徑選用之調止於
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其人才日積月累遂
致數倍於前舊制各司歷事監生三閱月考過勤
謹附名選簿仍留所司辦事臨選方行取用其實
歷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後以坐監者數多減歷
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選給假家居今有需次
十年不得選者積累既久員數愈多迨將及萬是
以一時人才在監肄業之數少在部聽選之日多

臣恐積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數也國家養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眊不能事事之人此非獨人才之病其為國家之累也大矣嗟夫閭閻啾啾舋舍至不能容是乃國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積於選調老死而不得一官夫豈盛時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國家之於人才亦猶人家之於子弟子弟白首而無室家為父兄者則必為之憂慮國家儲養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為君

相者寧能不為之憂慮乎所以憂而慮之者非豫有以消息調停之不可也消息調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時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後時失所之歎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權其輕重知其緩急決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為解則雖有可以消息調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萬人怨怨之於一時者比之怨之無窮已者孰為多乎盡思曰我國家所恃以為

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資格而人才需選者往往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進用及用之大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沮筋力廢弛其不為身家子孫計者無幾矣今不為之所猶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則夫異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事不理民不安亂亡之兆也且國家養士將何為乎為乎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乎說者乃獨畏士之

怨而不䘏民之怨何哉然則為今之計奈何請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選監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總數若干人見到部者若干給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為率大約計用監生若干通計其數至某年方纔盡絶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縣查算聽選家居監生若干備細開具年甲日期造册申部然後請旨選差卿佐有文學風力者齎敕詣各布政司會同廵按二司聚集聽選監生於總會處開塲

考試畧如科試初日於經書中出論一道試之次日試時務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題全通者為上通二者為中通一者為下全不通者為不中其中者造册送部依次選用不中者為民中者之中有不願仕者上等者遥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學者授以助教學録之類有政事者授以監事序班之類免其户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職名優免二丁下等者賜以冠帶免其一丁無丁者以本

里內閑丁給之其有未試之前告願免試者如下

等之例如此則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

所矣雖然此特一時不得已權宜救弊之策耳是

豈祖宗所以教養人才之初意哉夫聖朝設立學

校選擇師儒以教生徒優以廩餼免其差役優游

之以歲月欲其成才以為國家之用士子立志務

學底於成立以圖補報是為不負作養之恩顧乃

苟延歲月虛廢廩給至於衰邁尚不能措一辭如

此之徒上孤聖恩下辱學校雖加以成周簡不肖之法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亦不為過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奮發勉勵之罪然亦以我之昧於事體者妄開倖門擠塞仕路有以扼之故也彼既自知其愆不願就試姑為此一時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為訓也自此以後凡科舉歴事一遵祖宗成法於此二途之外不得别開入監門路以復洪武永樂之盛則人才不至於淹滯賢否

不至於混殽矣今日求賢為治之務誠莫有急於此者或曰如此則選途固清矣其郡邑學校之中有生員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處之曰學校之中生員年已長大不通文理者充吏為民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學問有成年歲長大欲進之則資次未應欲退之則學行可取往往老死學校中可惜也竊見今吏部歲貢生員初試中未到監者往往試選為教職各有假手於人以圖僥倖不若

就學校生員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食廩將及十年及曾歷鄉試六次入場者命提學憲臣會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驗其中有通三場者試中錄其所試文字連人送部考試仍令坐監一年循次待闕專用以為教職如此則學校之生徒亦無有老死不用者矣

軾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

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
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
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
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
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定聞
於時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
是好惡之私有以啟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
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

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臣按蘇軾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開驟進之門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誠如其言則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軾固言法者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於常法之中隨其資格之所當得者寓夫抑揚進退之權於截然可必之

中而有隠然不可必之機則人法兼行資望並用

而士無淹滞驟進之弊而國家皆得人以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為吾用當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内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為率而均其數於衆流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

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制可也何傳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資格用人幾千年於兹一旦欲革而去之誠難矣非上有剛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議此也然繼世之君未必皆賢任事之臣未必皆稱與其用能鑒别之明以顯吾智力有餘於一時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輔吾子孫不足於久遠哉必也立為一定之法而於定法之中隨時補弊而不出

於法之外斯善矣請即今日選法言之祖宗以來
文武並用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部兵部之
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
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
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
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進士也
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崇者止於七品用之
為佐貳幕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

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循資以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監生吏員二者雖各有資格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在於資格也此我聖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誠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

襲之官恒滿其位繼繼繩繩銷減無幾新立功次之人則又日增月盈無有限極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所謂文臣之弊近年以來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乃有老死不待得一官者而監生尤甚嗚呼我朝立國以來百餘年矣前此未聞人才有如此淹滯者而今乃有之是豈無其故哉盡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論深究以求善處之術必使仕路澄澈選法疏通所進者皆

及時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職無聊之歎如此則可以復祖宗之舊而制治保邦于萬年矣

以上公銓選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頴而出遂至邅廻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

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為衆也是故人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寧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與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

政務舉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如其人

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
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
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
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
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
偽妄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姦計百出者
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
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

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
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
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
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
之冗雜者其立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
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
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
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

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

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得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蹟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大學衍義補卷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閻學澄